



花戏楼

□ 红酒

古风故事

相思古镇上的花戏楼，不知什么朝代就已经有了。

花戏楼坐北面南，雕梁画栋。戏台两侧有楹联一副：一曲阳春唤醒今古梦，两般面孔演尽忠奸情。虽年代久远，朱漆褪尽，但字迹遒劲，依稀可辨。当年的花戏楼风光无限，城里的角儿们以能在这里唱戏为荣。一般的角儿不敢来古镇，古镇人挑剔得很。但女伶翠儿格外受古镇人的青睐。

翠儿常来花戏楼，一演就是十天半月，往往不到开戏时，满场子已是黑压压一片了。这还不算，墙头上、树杈上，就连对过儿阿九婆家那青瓦房上都有人，大家或坐或站，瞪眼伸脖，盼亲人似的盯着花戏楼“出将”处的团花门帘儿。

翠儿的行当是大青衣，古镇人最爱看她演《梅妃》。翠儿演的梅妃一出场就把人心给抓牢了，只见她蛾眉紧锁，满腹幽怨，吐字如玉，一句“雪里红梅甘冷淡，羞随柳絮嫁东风”的念白，真是令人泪如雨下，寸心似剪。这时，人们早忘了翠儿，台上站着的那个绝色女子分明是唐玄宗后宫中感叹景物尚在、人事已非的梅妃江采苹！

翠儿唱得好，长得更好。古镇上的老戏迷愿意用戏词儿来夸她：指尖如笋，腕似莲藕，这样的好姑娘得几世修来？

乐队的琴师是翠儿的男人，一把板胡拉得如同山涧溪水般恣情肆意、跌宕有致。男人熟悉翠儿的嗓子，就像熟悉板胡的音律节拍，高亢低回都有讲究。高亢时那板胡将翠儿的嗓音烘托得犹如红云层叠、松涛翻卷，低回时又好似玉帘卷翠、清夜烛摇，拿捏得不偏不倚，伺候得恰到好处。台上台下，小两口红花绿叶，琴瑟合鸣，恰似神仙眷侣。

古镇上的桃花开了谢谢了开，翠儿戏里依然是才情过人、满腹幽怨的梅妃，戏外还是那个让人眉开色悦的美娇娘。其实，翠儿也有难言之隐，眼瞅着同门师姐师妹都拉着大的抱着小的，翠儿身边缺少的就是一张口奶声奶气叫娘的那个小人儿。虽说她和三代单传的琴师合番数年，可翠儿的肚子就是没动静。翠儿也不免跟戏中失宠的梅妃似的兀自惆怅起来。

终于有一天，翠儿有喜了，琴师欣喜

若狂，恨不得站在花戏楼里喊一嗓子。琴师端吃送喝，沏茶摇扇殷勤照应，翠儿更是功不敢练，嗓不敢吊，每日里保胎安神是头等大事。

花戏楼突然就静下来了，静得让古镇上的戏迷们心有不甘。于是，那段时间，城里的小凤仙、九龄红、十里香都来过，可有一样，来了，演了，动静却是不大，最多三天就收拾戏箱，雇个牛车，无论你是仙是红还是那香，都随牛铃铛一下一下摆晃出的单调声响渐行渐远。

翠儿生了个男孩的消息就像有人倏地推开了轻掩的柴门，“吱呀”一声便打破了小巷的清幽，整个古镇沉寂了些时日，一下下就又活起来了。

有了孩子的翠儿肌肤如雪，发如漆黑，星眸迷离，比起先前更是妩媚撩人。不过，有细心人发现翠儿与往常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一下子难以说清，好像性子大了，嗓门高了，值不值得也要对琴师男人耍耍小脾气。

古镇赶集似的热闹，翠儿又要出演《梅妃》了，十里八乡的人们，走完水路走旱路，早早聚在花戏楼前，不消说，那场里场外黑压压一片，墙头树杈青瓦房顶上又满是人。

花戏楼装扮一新，顺廊檐挂一溜儿红纱灯。戏台上的团花门帘儿一撩，翠儿扮演的梅妃在一群紫衣宫娥的簇拥下登场亮相。她一袭白衣，梅花点点，水袖扶摇，裙裾飘飘，莲步轻移，踏歌曼舞。忽地曲风一转，梅妃欣然唱道：“下亭来只觉得清香阵阵，整衣襟我这厢按节徐行。初则是戏秋千花间弄影，继而似捉迷藏月下寻声……”这是整出戏中梅妃得宠时的唱段。

正当镇子上的戏迷如痴如醉时，原本随着婉转曼妙的唱腔紧拉慢奏烘托月光的板胡突然在翠儿甩高腔时戛然而止。翠儿猝不及防，那声音顿时失去依靠，如同大雁孤飞，残梅落月，硬生生岔了音儿。满场皆惊，哗然一片。

花戏楼的当红名角儿怎能唱出分岔的高音儿？琴师在当紧时刻咋能收弓凉弦儿？古镇人一头雾水，不晓得翠儿和琴师这对儿红花绿叶是怎么了。

日子水一样淌过，翠儿会经常到花戏楼来，满腹心事地看着戏台两侧的楹联，纤细的手指顺着遒劲的字迹出神地描画着，一下一下，描的是“两般面孔”四个字……

温情故事

另一种声音

□ 李红都

幼时的一场车祸，让他的左腿从此比右腿短了一截，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再不能奔跑如飞。他变得敏感而忧郁，下了学便不再出去，把自己关在屋里，像一头困兽。

他对着镜子打量着目光冷酷的自己，看着看着，会飞起一拳对着镜子砸去。屋外传来母亲的敲门声，他不理，一拐一拐地走到床边，像个面袋似的“咚”一声倒在上面。

他恨，恨那个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机，恨那些放学时跟在他背后学他拐着腿走路的调皮小孩……他用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每一个走近他的人，他不需要同情，那些笑脸，在他眼里就是幸灾乐祸。

他把挂在墙上的那张身穿球衣、怀抱足球的照片取下来，塞进箱底；把曾经压在箱底的书籍取出来，放在床头。

既然不能再用脚奔跑，那就用思想去奔跑吧，让压抑的心在思维的空间无拘无束地狂奔。

高中毕业，他考进一所名校的中文系，年轻的心开始有了些自信，但心里的阴影仍未消失。一直以来，他用孤僻保护着自己那颗敏感而自尊的心。可无论在哪里，他总感到有一种嘲笑的声音跟在他身后。

那天，同宿舍的刘虹给大家讲笑话：“三条腿的蛤蟆遇到了天鹅……”听到“腿”字，他的脸色变了。他正暗恋着班里一位姑娘，但自卑的他从未表示过深藏在心里的爱。刘虹是不是偷看了他的日记，讥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涨红着脸愤然出门，“嘭”的一声，

重重的关门声，把大家的心都震痛了。刘虹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谁也没惹他，他是怎么的了？

从此，每个人见他他都小心翼翼，唯恐不小心伤了他的自尊心。

那天他回家取衣服，在家睡了一晚。母亲担心地问：“感冒了吧？”

他摇摇头：“没有。”母亲说：“那你睡觉的时候呼噜声怎么那么大……”

返校后，他问睡在上铺的同学：“我睡觉常打鼾吗？”

同学很吃惊：“是啊，你自己不知道？”他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我怎么会知道，你们又没跟我提过。”

那位同学从枕头下掏出两小团棉花：“你太敏感，我们怕说出来你会觉得我们嫌弃你，就想了这个办法塞住耳朵……”

他的心底蓦地涌上一股暖流，全是平日大家对他的好——他拄着拐去打水，总有同学接过暖水瓶帮他打好；他到图书馆看书，人多找不到位置，总有同学站起来给他让座；班里大扫除，总有同学抢过他手里的扫帚，和气地劝他先回宿舍休息……

他的鼾声一直困扰着同室的兄弟们，大家却宽容地面平，唯恐说出来不小心伤了他的心。而他平日里却总以为大家的嬉笑声是冲他来的……

直到这一天他才发现，一直跟在他身后的那些嘲笑的声音，不是出自别人口中，而是发自他心底。那是一种因为自卑和猜疑而变得刺耳的杂音。当所有的误会烟消云散，他心底涌出的是“泉水叮咚”的美妙心曲。

世俗故事

买彩票

□ 华林

大张本来从不买彩票，他觉得自己就是那种过平平淡淡生活的人，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大张和妻子数年如一日努力积攒着每一分钱，为改善居住条件和孩子求学做着准备。

大张喜欢上买彩票是在有了第二职业之后。大张的工作清闲，下班后便无所事事，妻子忍不住数落他混日子，说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趁年轻多挣俩钱。大张为图耳根清净，就去考了驾照，利用业余时间跑起了黑出租。

有一次，大张拉了一趟活，到了目的地后客人给了一张大钞，大张找不开，正好旁边有一家彩票投注站，大张就买了一注即开型彩票。谁知大张这注彩票竟中了200元钱。两元钱瞬间升值百倍，大张心里乐开了花，这可比辛辛苦苦且提心吊胆地跑黑出租来钱快多了。

从此，大张迷上了买彩票，风雨无阻地往彩票投注站跑。可是他买了一段时间，小奖倒是不断，大奖一次也没有中。

大张是个做事有恒心的人，心想坚持就是胜利，于是他加大了投入力度，这样每天交到妻子手中的钱就少了。面对妻子的质问，大张巧舌如簧，编了许多理由。

天上的馅儿饼终于在一个普通的日子砸中了大张。大张用自己的电话号码

投了一注彩票，买彩票的时候大张正好喝过酒，晕乎乎地便把彩票和选号的草稿纸一起放进了衣袋。

过了几天，大张像往常一样去彩票投注站看开奖信息。远远地，他就看见报喜的红色横幅迎风飘扬，走近一看，横幅上写着：热烈庆祝我站中出500万元。

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见大张走进来，热情地招呼着说，快把你的彩票拿出来看看，是不是中了大奖。大张在衣袋里掏了一会，掏出来一张上次选号用的草稿纸。大张抬头看了一下中奖号码，又低头看了一下手中的草纸，忽然像遭了电击一样，他选的号竟中了大奖！没错，白纸黑字，500万啊！

可是彩票呢？大张颤抖着手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最终也没有找到那张彩票。大张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原来那天他喝高了，在回家的路上呕吐弄脏了衣服，一到家就把衣服换了下来，肯定是晕乎乎中取出了草稿纸而把彩票留在了脏衣服里。

大张一口气跑回家，手忙脚乱地在衣服架上找到了那件已经被清洗干净并且晾干了衣服。过了许久，大张哆哆嗦嗦的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团已经看不出是彩票的纸屑。

从此，大张戒了酒，他的身影也从彩票投注站消失了。